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蒙初 编撰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编撰
阎 琦 校



太白

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主编：贾三强 周嘉向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二刻拍案惊奇

凌濛初

阎琦 校注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75 印张 5 插页 50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156-2/I·119

定价：18.50 元

序

尝记《博物志》云：“汉刘褒画《云汉图》，见者觉热；又画《北风图》，见者觉寒。”窃疑画本非真，何缘至是？然犹曰人之见为之也。甚而僧繇点睛，雷电破壁；吴道玄画殿内五龙，大雨辄生烟雾。是将执画为真，则既不可；若云赝也，不已胜于真者乎？然则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则已矣。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夫刘越石清啸吹笛，尚能使群胡流涕，解围而去，今举物态人情，恣其点染，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间。此其奇与非奇，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也。

则为之解曰：“文自《南华》、《冲虚》，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凭虚公子，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不知此以文胜，非以事胜也。至演义一家，幻易而真难，固不可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真不真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据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由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

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

目次

二刻拍案惊奇序	(1)
第 一 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1)
第 二 卷 小道童一着饶天下 棋童两局注终身	(18)
第 三 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43)
第 四 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62)
第 五 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87)
第 六 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05)
第 七 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122)
第 八 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138)
第 九 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153)
第 十 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175)
第 十 一 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191)
第 十 二 卷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11)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作寺主 剌溪里旧鬼借新尸	(223)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镵	(237)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	(258)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277)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91)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319)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夜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336)
第二十卷	贾廉访贻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350)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364)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狠使噪牌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386)
第二十三卷	大小姊魂游完宿愿 姨病起续前缘	(405)
第二十四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	(421)
第二十五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37)
第二十六卷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	(451)
第二十七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妹江上	(466)
第二十八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480)
第二十九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偶 擷草药巧谐真偶	(494)
第三十卷	痿遗骸王英配夫子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09)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24)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	(537)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550)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564)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晋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584)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599)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616)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631)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647)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672)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诗曰：

世间字纸藏经同，见者须当付火中。

或置长流清净处，自然福禄永无穷。

话说上古苍颉制字，有鬼夜哭。盖因造化秘密，从此发泄尽了。只这一哭，有好些个来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凛如斧钺，遂为万古纲常之鉴。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又如子产铸刑书，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后来，奸胥舞文，酷吏锻罪，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那些屈陷的鬼，岂能不哭？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凭着暗中朱衣神，不论好歹，只看点头。他肯点点的，便差池些，也会发高科、做高官；不肯点头的，遮莫①你怎样高才，没处叫撞天的屈。那些呕心抽肠的鬼，更不知哭到几时，才是住手！可见这字的关系，非同小可。况且圣贤传经讲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多用着它不消说；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于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岂可不贵重它？

每见世间人，不以字纸为意。见有那残书废页，便将来包

长包短，以致因而揩台抹桌，弃掷在地，扫置灰尘污秽中。如此作践，真是罪孽深重！假如偶然见了，便轻轻拾将起来，付之水火，有何重难的事，人不肯做？这不是人不肯做，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二来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过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见字纸，便加爱惜，遇有遗弃，即行收拾，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

宋时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见地上有遗弃的，就拾起焚烧。便是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一日妻有娠将产，忽梦孔圣人来吩咐道：“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梦后果生一儿。因感梦中之语，就取名为王曾。后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只得三人，是宋庠、冯京与这王曾，可不是最稀罕的科名了！谁知内中这一个，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岂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哪个不称羨，道是“难得”。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却错过了不做，不知为何？且听小子说几句：

苍颉制字，爰有妙理。

三教圣人，无不用此。

眼观秽弃，颡当有识。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偶然记起一件事来。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有诗为证：

翰墨因缘法宝流，山门珍秘永传留。

从来神物多呵护，堪笑愚人欲强谋。

却说唐朝侍郎白居易②，号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专一精心内典，勤修上乘③。虽然顶冠束带，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经，做成居士相。当时因母病，发愿手写《金刚般若经》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处寺宇中。后来五代、宋、元，兵戈扰乱，数百年间，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不知都怎地消灭了。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流传得一卷。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吴中贤士大夫、骚人墨客，曾经赏鉴过者，皆有题跋在上，不消说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赞叹顶礼、请求拜观、留题姓名日月的，不计其数。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极为难得的物事。山僧相传，至宝收藏，不在话下。

且说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柴、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原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廩④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柴、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柴？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

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谕，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抑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圇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都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闲话且不说。只因是年米贵，那寺中僧侣颇多，坐食烦难。平日檀越^⑤，也为年荒米少，不来布施。又兼民穷财尽，饿殍盈途，盗贼充斥，募化无路。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非舟楫不能往来。寺僧平时吃着十方，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载米上门的了。真是：

香积厨中无宿食，净明钵里少余粮。

寺僧无计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开言对大众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无此大施主。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刚经》真迹，是累朝相传至宝。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到来年有收，再图取赎，未为迟也。”住持道：“相传此经值价不少，徒然守着它，救不得饥饿，真是敲^⑥米囤饿杀了。把它去当米，诚是算计。但如此年时，哪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当这样冷货？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辨悟道：“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委是不能够。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与我独厚。这卷白侍郎的经，他虽未必识得，却也多曾听得。凭着我一半面皮，挨当他几十挑米，敢是有的。”人僧齐声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只索就过湖去走走。”

住持走去房中，箱内捧出经来。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揭开里头看时，却是册页一般装的，多年不经裱褙，糊气已无，周围镶纸多泛浮了。住持道：“此是传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

它有甚好处？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脱了些便好。”众人道：“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不必先自担忧。”辨悟道：“依着我，当便或者当得来。只是救一时之急，赎取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哪里！”众人道：“且到赎时再做计较，眼下只是米要紧，不必多疑了。”当下雇了船只，辨悟叫个道人随了，带了经包，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

行至相府门前，远远望去，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见已毕。严都管便问道：“师父何事下顾？”辨悟道：“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务要都管玉成则个。”都管道：“且说看何事，可以从命，无不应承。”辨悟道：“敝寺人众缺欠斋粮，目今年荒米贵，无计可施。寺中祖传《金刚经》，是唐朝白侍郎真笔，相传价值千金，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得应付米百来石，度过荒年，救取合寺人众生命，实是无量功德。”严都管道：“是甚稀罕东西，金银宝贝做的，值此价钱？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真是千闻不如一见。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

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打开看时，都是零零落落的旧纸。严都管道：“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原来是这等晦气色脸。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花绿绿好看。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页翻翻。一直翻到后面去，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方喜动颜色道：“这等看起来，大略也值些东西，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也不见得。我与师父相处中，又是救济好事，虽是百石不能够，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辨悟道：“多当多赎，少当少赎。就是五十石也罢，省得担子重了，他日回赎难措处。”

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捧了进去。终究是相府门中手段，做事不小。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当米五十石。”付与辨悟道：“人情当的，不要看容易了。”说罢，便叫开仓斛发。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将米一斛一斛地盘明下船。谢别了都管，千欢万喜，载回寺中不提。

且说这相国夫人，平时极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经卷。那年冬底，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一向因过岁新正，忙忙未及检勘。此时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闲手揭开一页看去，内一行写着：“姜字五十九号：当洞庭山某寺《金刚经》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金刚经》，是山门之宝。’莫非即是此件？”随叫养娘们传出去，取进来看。不逾时取到。夫人盥手净了，解开包，揭起看时，见是古老纸色。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也知是旧入经卷。便念声佛道：“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留在此处衰湮，心中也不安稳。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经还了他罢。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吩咐当中都管说：“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速唤寺中僧人，还他原经供养去。”

都管领了夫人的命，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叫他来领此经。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都管见了道：“来得正好！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吩咐？”都管道：“我无别事，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我家夫人知道了，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不要你取赎了；白还你原经去，替夫人供养着。故此要寻你来还你。”辨悟见说，喜之不胜，合掌

道：“阿弥陀佛！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经重还本寺！真是佛缘广大。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都管道：“好说，好说。”遂去禀知夫人，请了此经出来，奉还辨悟。夫人又吩咐都管：“可留来僧一斋。”都管遵依，设斋请了辨悟。

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千恩万谢而行。到得下船埠头，正值山上烧香多人坐满船上，却待开了。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坐好了，开船。船中人你说张家长，我说李家短，不一时行至湖中央。辨悟对众人道：“列位说来说去，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善心喜舍、量大福大的了。”众人道：“是哪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国夫人。”众人内中有的道：“这是久闻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辨悟指着经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众人道：“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舍，多些也不为奇。专为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难得。”众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众都是这夫人救了的。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贱取，今得奉回，实出侥幸。”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惯说天话，哪有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们东西，何故掉谎？敢是真的！”又有的道：“既是值钱的佛经，我们也该看看。一缘一会，也是难得见的。”要与辨悟取出来看。

辨悟见一伙都是些乡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列位未必识认。袞袞渎渎，看它则甚？”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姓黄，号丹山，混名黄撮空，听得辨悟说话，便接口道：“师父出言太欺人！什么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们不认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乐天，《千家诗》上都有他的诗，怎欺负

我不晓得？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也是个缘分，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众人听得，尽拍手道：“黄先生说得有理。”一齐就去辨悟身边，讨取来看。

辨悟四不拗六，抵挡众人不住，只得解开包袱，摊在舱板上，揭开经来。那经页页不粘连的了，正揭到头一版，怎当得湖中风大，忽然一阵旋风，搅到经边一掀，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揪住，早把一页吹到船头上。那时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脱手去取，忙叫众人快快收着。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挤，吆吆喝喝，磕磕撞撞，哪里捞得着？说时迟，那时快，被风一卷，早卷起在空中。原来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只在此时。那时是二月天气，正好随风上去，哪有下来的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况且太湖中间，扩扩漾漾的所在，没弄手脚处。只好共睁着眼，望空仰看。但见：

天际飞冲，似炊烟一道直上；云中荡漾，如游丝几个翻身。纸鸢到处好为邻，俊鹤飞来疑是伴。底下叫的叫，跳的跳，只在湖中一叶舟；上边往一往，来一来，直通海外三千国。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

辨悟手按着经卷，仰望着天际，无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见才住。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只叫得苦。

众人也都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才在我手边，差一些儿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边飞过，只道你来拿，我住了手。”大家唧唧。一个老成的道：“师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辨悟道：“哪里是素纸？刚是揭开头一张，看得明明白白的。”众人疑惑。辨悟放开双手看时，果然失了头一版。辨悟道：“千年古物，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忙把来叠好，

将包包了。紫涨了面皮，只是怨怅。众人也都懊悔，不敢则声。黄撮空没做道理处，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看见辨悟不喜欢，也再没人敢讨看了。船到山边，众人各自上岸散讫。

辨悟自到寺里来，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合寺无不喜欢赞叹。却把湖中失去一页的话，瞒住不说。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没有人翻来看看，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

话分两头。却说河南卫辉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补了常州府太守，择日上任。家中亲眷设酒送行。内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曾到苏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席间对柳太守说道：“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稀奇的事物，乃是白香山手书《金刚经》。这个古迹，价值千金。今老亲丈就在邻邦，若是有个便处，不可不设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他虽不好古董，却是个极贪的性子。见说了值千金，便也动了火，牢牢记在心上。

到任之后，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多有晓得的。只是苏、松隔属，无因得看。他也不是本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说上心，希图频对人讲，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购求来送他，未可知。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他不过无心问及，不以为意。以后在任年余，渐渐放手长了。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他传出密示，要苏州这卷《金刚经》。诟知富翁要银子反易，要这经却难。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寺僧道是家传之物，并无卖意。及至问价，说了千金。买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摇摇头，恐怕做错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回说：“《金刚经》乃本寺镇库之物，不肯卖的，情愿纳价”罢了。太守见了白物，收了顽涎⑦，也不问起了。如此不只一次，这《金刚经》倒是那太守发科分、起